



年少不知暑

□程磊磊

俗语云：“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每至酷暑来临，大人们就开始想着法子消暑。而在孩子们的概念里却没有什么暑热，只要好玩有趣，再热的天，也无须把自己伏起来。

少年时，我一直把“暑天”误作“熟天”，不知“暑”是热的意思，只知道，每当天气热的时候，就到了瓜果飘香的季节，西瓜、南瓜、香瓜、苦瓜、荔枝、葡萄……各种瓜果轮番成熟，满足了我浓浓的口腹之欲。采摘时，没有酷热之感，只有垂涎之乐。

有一次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暑天的趣味》，而我却写成了《熟天的趣味》。当时，我以为会受到老师的批评，没想到迎来的却是老师由衷地赞美，说我的作文是所有同学中写得最生动有趣的，到现在我依然记得那篇作文的大概内容。

一年的暑期里，我醉心在村头的林子里寻觅野瓜。野瓜者，自生瓜也。人们吃瓜时，不经意甩掉的瓜种，在那里落地生了根。这种野瓜不多，但只要用心寻找，总能寻到。寻到之后，便把它们视为己有，看着它们开花打纽结瓜，每天巡视。

那种乐趣，就像守候着一种希望。

记得一棵瓜秧上结的是花瓜，瓜皮白绿相间，躺在瓜叶间，可爱极了。长长的瓜藤上结了好多，想摘下来，又有点不舍得。有一天去看它，发现被人偷摘了，心中有种莫名的痛感。还有一棵野生葡萄树，枝条粗壮，上面密密麻麻结满了青绿色的果实，像一串串翡翠珠子分外喜人，但我还没等到它完全成熟，也被人摘走了。那年暑天，只知道心痛，尚不晓得什么是热。

记忆中的夏天，常常是泡在水里的。午饭后一放下碗筷，小伙伴们就不约而同地奔向村外的河塘。河塘是我们在暑天里快乐的聚集地，那里不仅可以游泳、捉鱼，更重要的是可以品尝到美味可口的野菱。野菱无人看管，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暑天礼物。河塘不深，大胆游水去摘，带一块纱网，四周系上绳子，绑在腰间做成兜来装菱角。摘完后，坐在岸边的柳荫下，美美地吃着战利品。蝉鸣在旷野中回荡，青蛙在脚边跳跃，阳光辣着眼在树荫外逡巡，窥视着我们的快乐，而我们总是以无视回击。

“年少不知暑”，我对这句话格外认同。10岁那年的夏天，母亲利用暑天的闲暇时光，给我做了一套棉衣棉裤，



做完母亲叫我试穿，我试完母亲就忙着做其他事情去了，也没管我。没想到，我竟然没把那套棉衣裤脱下来就跑出去玩了一——为啥？因为那是新衣服啊，我记事起穿过的第一套新衣服，哪有刚穿上就脱下的缘由。那天，我跑出去和小伙伴玩了将近两个小时，母亲才发现我没在家，而且棉衣也不在。母亲真的急了，四处找我，终于在村子里的操场上把满头大汗的我叫了回来。母亲笑我傻，大夏天穿棉衣，可我还不服气地说：“夏天穿棉衣晒不着，你们没看到那些卖冰棍的都用棉被盖着？”我忘记了母亲当时是如何回我的，只记得母亲苦笑又心疼的脸……

月季花也像母亲，皮实得很，给它多浇一些水少浇一些水都无所谓，一样生长，不择环境。

每年春季，母亲就会一盆一盆地摆满了本来就不大的院子，满院是花，让来家的客人感觉这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家。每年母亲都会把月季花重新栽一次，这样花儿才能长得更好。母亲先把杂草烧成灰放花土最底下，然后再把用鱼肠子沤成的土放盆里，再用山坡松树下面的黑土把月季花栽上，这样，花儿的长势才好。每天，这些花儿就像母亲迎接美好的生活一样迎接每一个清晨和日暮。每每这时，母亲总是念叨：要是有个大院就好了。路过我家门前的人，他们大都会驻足朝院内观望。如被母亲遇见，她的脸也会像花儿一样羞红。要是和有母亲年龄相仿的女人，她就会热情地把人让进院里。那女人要是对于那些花儿留连忘返，母亲就会毫不吝惜地挖几棵早前“压活”的苗相送。母亲像把孩子送人一样反反复复给人家絮叨如何如何侍弄。我见了就会在一旁暗暗发笑，笑母亲本来就算不得一个会侍弄花的人，这时反倒像一个养花专家那样叫人五体投地。当然，那些人也会感到奇怪，原本不值几个钱的月季花怎么在母亲的手里就会出落得这般风光了呢？

母亲身上有股很坚强的韧劲，她会像男人那样拾煤、砍柴、和土坯盖房子。在那物质匮乏的年月里她用心血把我们家的日子浇灌得如花一样。我们这些儿女也在那红绿可人的花儿和母亲那绽放的核桃纹般的笑脸上读出了生活、日子和家的含意。当我们这些儿女忙于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奔波时，母亲却依然在乡下固守清静，看着五十多年前她从娘家带来的月季花“压”出的第N代子孙，她会笑得把只剩牙床的上下颌咧到耳际。母亲老了，但，不老的月季花儿在母亲的身旁仍然怒放，怒放……

我为拥有花儿的母亲高兴。

七月荷塘（外一首）

□王佳莹

七月荷塘，不是用目光来看的
而是需要
在轻轻靠拢时，合起眼皮
于是一呼一吸间，会有清香
进入肺腑时
在嗅觉的通道里，反复滞留
阵阵蛙鸣，虽不能和清香同入
但耳朵会帮助
开个后门，给出另一条小道
莲，从不愿拿出自己的心事
它的子，只会在
遇到牙齿后，才会交待实情

盛夏的雨

乌云已密布，隐隐地担心荷塘
初放的荷花
能否接受住，倾盆式的洗礼
比预想来的迅速，宽大的荷叶
滑落的情节
从远山中取景，上演尘世的朦胧
闪电和雷鸣，风雨的间隙中
启动着心跳
搁浅的回忆，再次拍出了涛声
盛夏的雨，其实是一个急性子
喜欢当主角
和另一场雨，继续蓄谋往事

故乡的小河（外一首）

□赖永洪

浅浅的水，一根木头就横跨过岸
儿时对河的定义，浅浅的
只想与游鱼一起，戏弄一下
三月的杨柳

母亲说，这是河是银手镯
村庄戴着她，就会有：
李花的白，枇杷的黄，柿果的红
就有了一茬、一茬的娃娃

父亲却说，河是金丝带
一头落在村庄，一头连着城堡
梦想是船，书包是桨
云朵飘过高山，就成翅膀

桃子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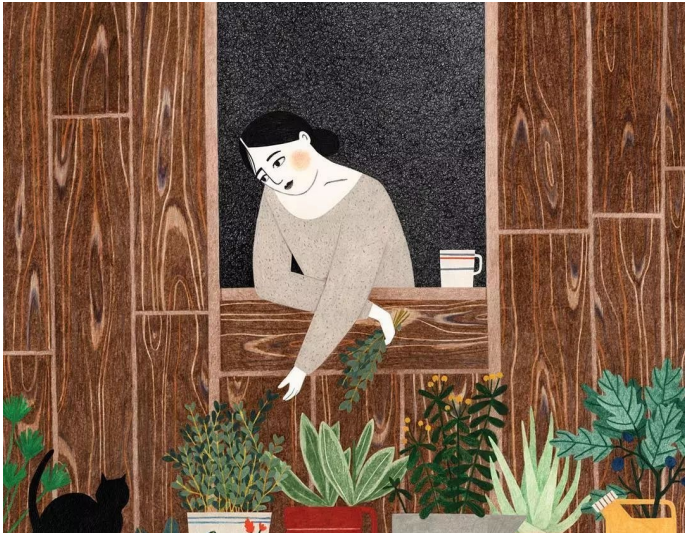
由南向北，两岸的桃花
流出一个村庄
夏季。父亲用一根长竹竿
在河里摆渡，那些桃子
在美好的许愿里排队上岸
一心剃度成佛

这个时节，会有
很多故事等着结局
比如——
稻花，原野，流云
再比如，不由自主的咳嗽

我想与那些桃子一起
被父亲搁在集市的箩筐上
微笑着与路人讨价还价
给村庄留个好梦
也给远方留个好归宿

母亲与花

□王光久



为了能让母亲更好地养花，我和妻放弃了买楼，买了一处平房。对门的那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说，现在谁还买平房啊？我笑笑说，为了养花。

母亲在我心中最清楚的印象，应该是四十多岁的时候。四十多岁的母亲是什么样子呢？就让我像小学生写作文那样做一下描写吧。她大大的眼睛里时常流露出严厉与忧郁的目光。她的头发是那种“随手捋”，还没见过她稳稳地坐在镜子前修饰过。母亲给我印象特别深的要数她那双大手了。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我时常在母亲的那双粗糙的大手里接过吃的、用的。比如，母亲拾掇完灶间常常随手递给我一些吃的，像烧土豆、地瓜或别的什么。如果我疯跑把衣服划开了口子，能看见母亲用她那双满是皱褶的大手拿着针线在我的衣服上上下下飞舞，转眼就看见一道麦穗样的缝痕，倒像衣服上的装饰，这让我心里美滋滋的。母亲的双手给我的印象像电影中的特写一样清晰，谁会想到，她这双苍老的大手却悄然地侍弄了五十多年的花草。

母亲爱花。

母亲爱所有的花儿。母亲侍弄的花儿并不太多，她也没有见到过太多的花儿。那年月，谁家也没有闲钱买花儿，即便有钱，有些花儿恐怕在我们那个偏僻的小镇买不到。

母亲侍养的花有月季花、菊花、仙人掌。偶尔也能看见兰草。母亲说灯笼花不好养，她先后在一些地方费了好多口舌要到了灯笼花，回来后几天那花儿就死了。母亲说这花儿太娇气了，到了她的粗糙手里就不听话了。其实，我后来才知道，灯笼花是一种不喜水的花儿，而母亲每天一次不落地给它像月季花一样地浇水，它能不涝死？算了，还是不说这些母亲认为娇气的花儿。

单说侍弄月季花。

月季花是母亲最喜欢的花了。母亲侍弄的月季花是红色的，是那种鲜红鲜红的，怒放时像“鸡血石”一样特别可人。那花儿能开得比拳头还大，还有一股浓郁的芬芳，常常把很远很远的蜂蝶引来，满院儿嗡嗡。在暖暖的阳光下一片勃勃生机，把母亲映衬得分外年轻。母亲充满自豪地说，这花儿还是她从娘家带过来的呢，也算是母亲的陪嫁品。